

中国小说之乡

正安小说年选

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

(2010卷)

正安县文联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小说之乡

正安小说年选

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
(2010卷)

正安县文联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安小说年选 (2010 卷) / 正安县文联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104 - 03221 - 3

I. 正… II. 正…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6073 号

正安小说年选 (2010 卷)

责任编辑: 吴淑苓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 编: 10009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3221 - 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目 录

- 枕头·雷霖·1
- 回归方程式·王晓龙·12
- 集体出轨·雷贤圣·55
- 长在石头上的向日葵·王开宇·100
- 黑老丘·王少龙·116
- 戏子·杨韬·158
- 野山·帅巾·191
- 白云红霞和青山绿水·陈南水·212
- 送娘回乡·王力东·221
- 在水一方·骆礼俊·231
- 见证·秦丰·265
- 残玉·余灵·291
- 擦肩而笑·蒲勋·311
- 异乡的年·王兴宇·320
- 牵牛花仙求医记·何育薇·336
- 我是农民·刘书青·366
- 山村，相恋的人·王德琴·391

枕头

雷霖

枕头·雷霖

她将月亮闼在屋外，但月光还是渗过窗帘，在床前画了一个明亮的小方块儿。

她打了一盆清水，今晚上，她要洗一个澡。自从他住进医院，她就把自己都给忘了。

屋里响起了撩水的声音。月亮在树梢上一颤一颤的，调皮地晃荡着。等月亮被树梢撑上了天空，屋里的灯亮了。

她朝窗子边走过去，那里挂着一面圆圆的镜子。镜子里的那个人，对着她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两排光光的牙巴。她的脸好像有些湿湿的。

她坐在床沿上，左手倚着米柜，一支树影就挂上了窗帘。

他想回家，她不答应。他说：“你怕哪样？我死不了。”她嘴角一抿，转过头去，瓮着声音说：“你敢？”他咳了两声，说：“我们回去吧，家里空荡荡的。”她还是不答应。他就用眼神求她。她心一软，就去问医生。儿子赶紧跟着进来，医生朝她儿子望了一眼，儿子把眼睛转了一圈，然后对医生点了一下头。医生就对她说，老人家，你们毕竟都七八十岁了，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吧。

她摸着椅子慢慢坐下来，颤着声音问，还有多久？医生说，不一定，但看样子，可能，最多也就是十来天吧。

1

她当时就感觉地板在转圈，医生手里的笔好像飞了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心上发慌得很，全身软软的，坐着的身子好像在往下滑。儿子马上扶着她，医生摸了摸她的额头，说，血压可能有点高，让她休息一会儿。

她就这样坐着，闭着眼睛，呆呆的。儿子站在旁边，摸着她的肩膀。不知过了多久，她慢慢站起来：那……那我们回家去，啊——我们回家去。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儿子说：“妈！”

她咕哝：他想回去，就让他回去吧，那是他辛苦了一辈子的家。在外面落气了，还得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回去，想进屋还得跟门神啊村头的狗啊什么的费些口舌。

儿子说：“妈！”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理了一下衣裳，才走到他面前，脸上静静的，说：我们回去啊，我们回家去。

他听她的，一辈子都是这样。

等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她又不同意回去了。

他有些生气了：你想憋死我呀！她还是不让回去。再争，她干脆就哭了。儿子也不同意，说就在医院，有个哪样情况，也来得及。

连续一个星期，她都呆呆地坐在床边，他越来越不行了，她也感觉自己好像越来越不行了。

熬到第八天，儿子说什么也不让她在医院了，她自己也不想在那个地方，觉得那地方实在憋得慌。再说，她有点不想看见他，他变得很快，有时一睁眼，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她心里越来越慌，于是她干脆回老屋来了。

进屋后，她发觉这屋里空空的，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她四处找了找，却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眼睛朝四处看，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脚在地上走，却好像没有着落，不知是怎么走的。她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寻找。

于是她就软软的，把自己闷在屋里，连窗帘都封得死死的。

那些发黄了的，甚至是已经发霉了日子，就复活了过来，还带着新鲜劲儿，围在她周围，成一塘半清半浊的水，将她一点一点淹没。她沉在里面，有好多次，她都感觉自己快要没气了，却又慢慢地清醒了过来。她想挣脱出来，却又不想挣脱出来。她呆呆地睁着眼，枯枯地靠在床上，任凭那些人和那些事儿，从眼睛里进进出出，一天一夜。

第九天，太阳快要将窗帘点燃的时候，她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自己从那些日子里打捞上来。

明天，明天，可能就是明天，你就要走了。她望着窗帘，心上隐隐发痛。你哟，一辈子哟，没有吃过哪样，没有穿过哪样，没有耍过一天，就走了哟你呀你。她的眼泪又渗了出来。辛苦了一辈子，就这样走了？叫我走在前头，你都不答应啊。

她心上又痛又慌。她感觉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做，但又不知道做什么；心里面欠欠的，却又不知道欠的什么，好像自己悬在半空中，落不下来。一辈子啊，要走了，还得不到她一件儿东西，唉。哦，我是要给他做点什么呢？我得给他做点什么呢。她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她明白了，自己慌的是怎么了。

该给他做件儿什么呢？衣裳？他不喜欢，给他买件衣裳，回来都要吵一架。鞋？哦，给他纳一双老鞋，街上卖的那些老鞋，她看不上眼，针线又粗，底子又薄，看着就是偷懒的手，穿这样的鞋，别说要走那么远的路，可能还没等你起身呢，那鞋就散了。她眼睛闪忽了一下，但马上又暗了下去。明天他就要起身了，别说纳鞋底，就是纳一双鞋垫，也是不可能纳得完的。别说是一双，说是一只，也不可能了。她心里有些不安，有些内疚，半辈子了，都是自己给他纳的鞋垫，不起汗，不臭脚。哪想到，到头来了，要上路了，却穿不到自己纳的鞋，连一双鞋垫都穿不到。那么远的路，穿着那种一蹬就断的鞋，你是叫他以后打光脚板走啊？脚不起血泡才怪呢。她哎哟了一声，眼睛就痛了起来。她将头靠在枕头上，这枕头上满是他的味道，汗味，烟味，还有别的味道，这些味道像针一样，扎进她的身体里来。她将鼻子塞

进枕头里去，饿了似的，深深地吸进一口，憋住，一直到胸口闷住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一口出来，接着又猛吸一口进去。

总得给他做点什么吧，不然，这心上，不落。

她在他面前，好像一辈子都没有长得大。说来不怕大伙笑话，孙儿都电杆高了，还要睡在他的手弯上，不然她睡不踏实。

她记得，她刚到他家的时候，床上放一个谷草包，上面盖一块布，就是枕头了，脑袋稍微一动，满耳的草木声。他倒好，沾着枕头就呼呼的。她不行，有点风吹草动，瞌睡就不见了。

他病得实在不行了，有天晚上，她把他的头抱过来，枕在自己的手弯里，他居然睡着了。她却一晚上没睡着。一辈子了，都是她枕着他，等到他要死了，才得枕她一回。她心里绞着痛，就摸着他的脸，流了一晚上的泪。

我给他缝一个枕头！让他在那边，就当是她的手弯儿，他就睡得着了。

对对，对的，我干脆给他缝一个枕头。

她不喜欢那种瓷枕头，她听别人说过，那瓷枕和夜壶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东西。看着就冷冰冰的，她摸过，凉凉的。人老了，占不得凉的东西。睡在那东西上，可了不得。

她决定下来了，为他缝一个枕头。

风撩开窗帘一角，一块阳光就从窗台上拐进屋里来了。

于是她拖着瘦了一圈儿的身子骨，在街上选了一块绸子，暗红色的，绸子上，满是“寿”字。

她又买了一个盘子，这种盘子，样子像一条鱼，盘子底下也有一条天蓝色的鱼，周围满是一朵一朵天蓝色的花儿，她认不得那是什么花儿，只觉得非常好看。人们叫鱼盘。她把鱼盘端起来，放在脑袋后面比划了几下，还行。她嘴角浮出了一朵浅浅的隐隐的笑。提起鱼，还有点意思。那是她坐月子的时候，突然想吃鱼了。于是他提起网筴朝河边去，寒冬腊月的，天要黑了，他才冻得青脸青嘴的，把鱼给弄回来，却只有指姆长的一条。他给煮了一碗汤，坐在旁边小孩儿似的瞪着眼睛守着。她说这么一截

鱼，有哪样吃的？他打了个喷嚏，说，喝汤，月子里，喝鱼汤补奶呗。

你还懂得多呀你？还不把脚伸进来？她瞋了他一眼，说。

她倒不是担心他，他那身子骨，别说年轻的时候，老都要老了，白天风一背雨一背的，到了晚上，却又都猴急猴急的……她总以为他是铁打的。他笑笑，说，哪像你，朽朽一个。谁能想到，铁打的还没熬得过朽朽呢。要是当初他不那么拼命，不那么猴急，可能还要活一截呢。

她叹了一口气，抖着手，开始缝枕头。

她将绸子照着那鱼盘比划了又比划，差不多。绸子上到处是寿字。她不想剪到那字儿，她试着绕开寿字剪，但是不行，这样实在不齐整。她有些发愁。最后她还是决定绕着字剪，不整齐就不整齐，最多是缝的时候费心一些。

她盯着那寿字，手上小心着，但还是第一个寿字就被剪成了两半儿。她心上痛了一下，就将那半边寿字剪下来，重新缝在一起。

鸡叫了头道，窗外的草虫还在没心没肺地闹，月光清清的，从窗子里流进来。

也是在这样一个有草虫的夜晚，她刚认识他不久。他领着她，朝他家走。他大路不走，偏走小路。月亮好像没有这么大，昏昏的，看得见路，又好像看不见。她胆小，她胆子从来就小，看到耗子都要昏过去。就让他牵着她，后来她就绾着他的手不敢松了。慢慢的，月亮好像大了起来，路越走越远，她满身是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她粘着他的手，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脸有些烫，心跳得厉害。好像有一会儿，她还在想，想这月亮还小一些就好了，路更长一些，更难走一些，就好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走小路的，是上了那该死的当。事后他厚着脸皮说，我知道你胆子小，嘿嘿。她恨死他了。他呀，就得个胆子大，包里一分钱没得，还把钱当成身外之物了。

针戳到手指上了，她却没感到痛。

袋子缝完了三面。鸡叫二道了。

缝来肯定没有机器缝的好看。她笑了笑，她不担心，他会喜欢的。他一辈子就喜欢她做的东西，别人做的，还真难上他的心。她说他是穷讲究，就知道搓磨她。他说这是她的命。气死人。

她缝得非常密实，别说米，就是灰儿，都漏不出来的。

她把筛子端过来放在膝盖上，目光就在筛子里挑刺。筛子里半筛子米，有点儿缺角的米，不要；有点儿霉斑的，不要；太小的，不要；太大的，不要；反正，她只要饱满的米儿。不一会，米柜上就堆了一大堆米。其实这米，白天她就筛了三道，又簸了三道，对着太阳又捡了三道的。

没关系，米有的是。不比以前，嫁给他时，从瓦罐里掏米来吃。他把饭尖儿上的那撮米饭全舀在她碗里，说自己喜欢吃包谷。屁，一辈子没一句实话。

等到米挑得差不多了，她才拿出一块白布来，将米捏在布里搓，直到搓得手上没有一点儿灰儿了，才拈起几颗米，对着灯望一眼，吹两口，才放进袋子里去，抖抖袋子，又拈起几颗米，对着灯望一眼，再吹两口，放进袋子里去。然后才开始缝。

枕头缝好了，月亮正蹲在远处的山尖儿上歇着。这个枕头，像个米袋子，但又似乎不像。她将那个鱼盘端过来，放在米柜上，又把那个枕头放在鱼盘上，呆呆地看着。这个米袋子做成的枕头，刚好盖住了鱼盘，四周还有一圈儿垂下来，像盖头一样。好的，他的脑袋大，睡觉爱动，天一脚地一脚的，万一他脑袋一偏，没睡着呢？这样好，缝大一些，好。

有风掀开窗帘一角。她想站起身来，才发觉头有些昏，脚有点发麻。

没事的，她的头经常昏，以前他拽着她去查过，说是高血压。她没当回事。他听说一天吃几颗生白果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山那边去寻白果，一连出去了三天，吓得她夜夜不敢吹灯，听着门栓，假着枕头，坐到天亮。等他扛着一袋白果回来，她突然一

把将那袋白果抱过来，丢在院坝坎子下面去了。然后使劲捶着他的背，眼睛里要喷出火来，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你，这么多天了也不带个信儿来呀你，你这人心怎么这么硬啊你。等手捶软了，捶痛了，然后就是掐，掐得他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多天不消。他倒好，木头桩子似的，一动不动。

然后她就是哭，大声地哭，伤心欲绝的样子。等她哭得差不多了，缓过了气，他才摸摸她的头，说，好了吧，该把白果捡起来了。

坎子下面，白果滚落了一坡。

进屋后，他一屁股瘫在床上，头一歪，一天一夜，没醒过来。她望着床头米柜上的那袋白果，一只手拭眼泪，一只手停在半空，最后还是将那张皮子似的脸，摸了一晚上。

她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好像要炸了的样子，脸上烫得像火。

她想到了白果，但是，哪里还有白果呢？她慢慢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却没有喝。

她记不清是哪年了，那年天旱，她跟着他去赶场。半路上，她渴了。他突突的抢先冲到水井边去，笑笑的等着她。她要喝水。他四处找一遍，说没有碗，怎么办？她咋知道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包一口水，死皮赖脸的来喂她。她力气没他大，最后被他弄得满嘴的烟味儿，难受死了。后来才知道，是他抢先去把水井边的碗偷偷给丢了。

她将被子扯过来，偎在怀里。被子上，全是他的味道。要不是当初被他那烟味熏着迷了，哪个会嫁给他呢？自己这一辈子就是给他熏的。

说来也怪，后来吧，要是一晚上闻不到他那烟味，却睡不着了。要闻到他那一身的烟味，她才能睡得熟。唉。

后来，老了，孩子出去了，老屋里只有他和她。

日子越来越短，她胆子就越来越小，他在她心里就越来越重并且越来越大，差不多把她自己挤不见了。

她知道，自己只是老天爷放出来的一个风筝，线越收越紧。她不怕，有他在呢，她就是落在了地上，也有他替她收拾。他会把自己藏得好好的。她怕就怕万一哪天，他先被收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就把他的身体当成宝贝儿，好像是在好多个晚上，她都会突然醒过来，望着旁边的他发呆。然后就把他摇醒，要他吃东西。要不就是叫他陪自己说说话儿。

她说，以后啊，你得让我先走，不然，你那么大一块，生铁铸的一样，我可拖不动你。他停住了呼噜，拿半睁半闭的眼睛望着她。等到她说得口干了，他就去给她端一杯水过来，说：天亮了？

她说，反正只能是我先走。

他就笑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好了好了，你自己先走，我天亮再说。

她掐他一爪。

他嘿嘿直笑，说等你走了，我给你办得喜气洋洋的。

说话算话哟？你哭不那？

哭，哭，我坐在地上蹬起双脚哭。

说话算话哟？

算话，落地捡得起来。他仰着脑袋像个将军。

他是说话算数的，话落在地上，捡得起来。只要他答应的事了，砍个脑袋都要办成，不然，他睡不着。现在看来，谁会想到，他竟然要走在自己前面去了。那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呢。说好了的，自己走在前面。说话不算话了。为什么单单对自己，说话就不算话了呢他？当初不是说好了的吗？

不知过了多久，她眼睛有些涩，理了理衣裳，就靠在了枕头上，怀里抱着那个枕头，闭上了眼睛。

她感觉自己好像到了一个地方，她突然感到有些孤独，有些可怜。不知不觉间，她就哭了。这时她看到他了走过来，从她身后的那座桥上走过来，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消瘦了一些。他对

着她的耳朵偷偷说，你就没有点别的想法？她脸红了一下。那红好像一下子渗开了，成了一条红红的盖头，盖头飘下来，掩盖了她偷偷的笑。笑着笑着，她就醒了。

哦，他想的是，到了那边，她还跟着他。

月亮已经不见了。头痛得真要炸了，她感觉自己的脸在燃。

她闭上了眼睛，呆呆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应该就是今天吧，他今天就要走了。

说好了的，让她走在前面。这下他可好，眼睛一闭，走了，什么也不管了。他的心就是这样硬。以前那些话，都是假的，都是诓她开心的，对哪个都说话算话，单单对她，不算话了。

他那人，大大咧咧的，什么都没在意过，心上好像从来搁什么东西。但只有她，被他一把抱来，立在心上的那个角落里，木桩子似的，一立就是一辈子，没让她挪一下，动一下。

她把那个枕头抱在怀里，反反复复瞅来瞅去，没有针线头露出来。她伸手出来，沿着线摸，她有些自豪，这针线，可能是自己一辈子做得最好的一回针线了。他一辈子不讲究，一条枕巾睡成小日本的旗旗儿了，还不换。就这一回了，最后一回，总得让他走得光鲜些吧。

他是说话算数的，话落在地上，捡得起来。只要他答应的事了，砍个脑袋都要办成，不然，他睡不着。其实他对她也是说话算话的，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他一辈子说话算话。他是一个很在乎名声的人，他最看不得那些说话不算话的，说一泡口水吐出来了，难道还舔得回去不成？其实当初他对自己说的话，也是真话。他知道她胆子小，半夜她要解手，都会把他摇醒，望着他，她才踏实。是的，要是自己先走了，他肯定会办得喜气洋洋的。他最看不得说话不算话的人，但是，哪个能想到，修了一千年的道，到头来，一金箍棒给打落了，要死了，还落了个说话不算话的罪名。

她有些害怕了。

她突然想，要是自己走在他前头，他不就说话算话了吗？

其实那些话，只是我和你两个人在枕头上说的，没有别的人听到，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可能你也从没在意过。有时我还在想，万一真的是我走在前面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会不会伤心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先走，你一走，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何况我们是说好了的，你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你不是最怕有人戳你的后背，最怕有人在背后吐口水吗？要是你先走了，你不就真成了说话不算话的人了吗？虽然我不会在背后说你什么，但你自己心上肯定不会踏实，我知道你，你肯定走得不踏实。既然这样，你就得让我先走啊，只要我先走一步，你就说话算话了。

她的心上松了一些。

她把鱼盘端过来，将这个枕头放上去，然后把身子理了理，才轻轻地将头放在枕头上。

过一会儿，天一亮，就是他睡了。自己要在这个枕头上留下自己的味道，让他闻到这枕头上面有自己的味道。他能闻得出来的，他能闻出她的味道，就像她闻得出他的味道一样。

她闭上了眼睛，她感觉睡在了他的手弯上。要是老天有眼，让我们一起走，该多好啊，唉。她想着，其实，谁走在前面，都不好，最好的，是一起走，就像一起来一样，他牵着她，她缩着他，一路上，渴了，他还会用嘴给她喂水。他脚出汗，她会给他缝鞋垫。一个人走，孤零零的。两个人一起，也好有个伴儿啊。不然，一边一个，你心上不落，我心上也不落。想你快点来吧，又不忍；不想你快点来吧，又不乐。两头都难，两头都不乐。何必呢？何不一起走呢？一起走，下辈子又一起来，多好啊。

想着想着，慢慢的，她就被一种味道淹没了，这味道像一塘水，她只像一尾鱼，浸泡在这味道里面。那是他的味道。她好像看到了他，好像在前面，她追了一截，不见。又好像在后面，她回过头来，又不见。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鱼盘里的那条天蓝色的鱼，仿佛正在慢慢游走。她感觉头底下空空的，自己好像悬在了半空中，眩晕一阵阵袭来，她好像还在这屋子里，屋里好像少

了一根梁，开始一歪一歪的。她想抓住什么，却又什么都没抓得住。屋子飞了起来，她闭着眼睛，好像笑了。

远处有鸡啼。

她突然看到了他，他正从远远的地方朝她走来。她听到他在咕哝，又没听得清楚。好像在说，你半辈子没来看我了，我天天尖起耳朵听，你半辈子没来看我了。

她说，我们说好了的，我们说好了的。

他背过身去，有些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她对他说，你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你一辈子都是说话算话，这次，你别不高兴，那是我们事先说好了的。我先走了，你要先到这屋里来，来看一眼，才走，我给你把门留起的。再说了，我走不赢你，要是你先走，我哪追得上你呀？我先走一步，你找得到我的，这枕头上，有我的味道。她笑着，像个姑娘一样地笑着说，说实话，我等的就是这一天，我们一起走，明天，我们又一起来。

天亮的时候，他落气了。

太阳从远处的山上升起来，窗外的树在轻轻地摇，像刚睡醒后伸伸懒腰的样子。一只穿着花衣裳的小鸟儿，落在窗台上，歪着脑袋朝屋里望了望，扑地一下，就飞到远处去了。

她的门虚掩着。人们看到她睡在一个满是寿字的枕头上，眼睛闭得很好，嘴角似乎还有一丝羞涩的微笑。

那个枕头，是一个手弯形状的枕头。

回归方程式

王晓龙

—

头枕在一块沙滩的点景石上，偶尔拉扯一下被太阳帽沿压得很低的耷拉着的眼皮，波涛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蓝天、白云，象海豹一样露出海面的黑色人头，也有怕海浪而又想钻进海里的女人……

脑袋比什么都庞大，眼睛一闭，任何巨大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搁置。有时会随你的想法把它安排在一个酒瓶的旁边，再庞大也比不过酒瓶高大。从鼻孔灌入的海风在脑袋里面还掀起了一阵清凉的螺旋状旋风，把酒瓶上的标签也吹翻了，轻轻地拍打着那个所谓的庞然大物，这一切或许是对酒的偏爱所至，但往往有那么一点酒意是最令人神往的。你可以在里面开宇宙飞船，还可以在酒瓶里放几颗原子弹，酒瓶绝对完好无损。也许旁边有一小块亮晶晶的玻璃碎片，但绝对不是从酒瓶上掉下来的，起码颜色各异，可能是有人故意所为。也只有头枕在这块石头上，我才不去思考我将要创造出来的回归方程式。因为它折磨着我，有时粘乎乎的，缠得使人心烦。有时温馨得让人膨胀，鼓胀得受不了一粒尘埃的碰撞，可能象刚才说的原子弹那样爆炸了，这就是典型的对男人自尊的伤害，哪怕这粒尘埃是自己无中生有想出来的，又

没有别人惹你，只怪那粒尘埃飞行速度太快，你自我爆炸了，自我毁灭了。可能说得太严重，但冷静地细细一想——就是这个样子（自己逼迫自己爆炸的）。

不瞒你说，以前我老是从几乎平行于海岸线 45 度角进入海滩的，径直走到那块点景石。有时有人也枕在上面，或依偎着它。我象它的主人一样，别人也似乎有这种感觉，见我来了，主动给我让位。我也不加任何思考，也不管别人怎么想，巴巴实实地把头枕了上去。上面有一个凹槽，正适合我仰躺的高度，也不遮挡我的视线，无阻我观瞻。特别是我那天生就有一个突起的后脑勺，刚好枕入凹槽的底部，如果说是安装的某种器物，可以说是安装得天衣无缝。有次我由于思考回归方程式的事走过了头，也不想再倒回去，就随意找了一个入口朝着点景石走去。角度变了，情况也发生了改变。那块早已凝固在我脑海里的石头变形了，我为我过去的行为感到心跳得慌，脚步也没有那么坚定了。加上软绵绵的海沙游移着，我实在没有信心向前了。尽管意识在阻止向前移动，但步子还是沉重地向前奔。还是想看个究竟，到底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个人品德上面出了差错。一支折叠得很美丽的腿从海沙里暴露出来，感觉下面还躺着一个魔幻身材的美女。按我前面的仰躺姿势来看，我正好坐在她的另一支可能是平放着的腿上，有时用手去抓摸几下她小腹上面的海沙，有时也在私处上面乱刨一阵，纯属无意识的动作，但我为这种动作感到几多的羞愧。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后脑勺枕在了什么地方，小腿和大腿内侧弯曲的地方，那里有鼓起来的两墩形状好看的腿肉。我是不是因为枕在上面就忘却了我的回归方程式呢。真的它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让我陷入另一种美妙的遐想之中而抛弃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来扼杀我的创造力。我反复推敲，研磨。但还是阻止不了我前行的动力。

时间久了，我也不再去想那么多了，习惯成自然。反正躺在上面我就飘飘然，头脑也显得空灵多了，再没有更多的杂念使人头疼。

冬天的南海像老家的夏天，海里还可以游泳。老家没有海，